

Nirjan Takivalit

# 尼誕 · 達給伐歷

年少老成，備受矚目的文化生力軍

文／洪威詰

訪談首次刊載時間／2007年2月於《藝術認證》第12期

---

沒有洋洋灑灑好幾頁的經歷，甫投入創作生涯四年餘的達給，（註：2007年時）僅在幾次聯展中亮過相，連個展都還沒辦過，卻已叫三地門鄉的藝術前輩們大為驚豔。

## 學徒出身，刻苦歷練

達給的原名叫「尼誕·達給伐歷」，1978年出生於三地門大社村，早熟的他有著一副跟年齡不太相稱的臉龐，或許是因為父母在他幼時就雙雙過逝有關，使得達給很早就學會獨立生活，當同樣年紀的青少年在為升學奮鬥時，他已經隨著撒古流的工作團隊南征北討了。

其實達給一開始的興趣是想當黑手，還是修砂石車的那種，不過藝術家表哥——希細勒卻不斷慫恿著說要帶他去「玩」，於是達給便在國中畢業後，便被半哄半脅迫的拉進了撒古流門下。



就和大部份行業的新進學徒一樣，資歷最淺的就負責打雜，達給說，很辛苦、常被罵，加上錢少事多，且往往要到外地作事。當初跟他同期進去的學徒有四個，最後只剩他一個沒打退堂鼓，就可知這份差事的苦處，不過他反而逐漸培養出對藝術創作的興趣，同時也意識到自己往後必須靠這些技能謀取生計，於是在 16 歲時，他聽說花蓮那裡有人「刻木頭很厲害」，不僅會雕塑，還能製作造型特殊的傢俱，便興沖沖的跑去花蓮拜師，到了另一位大師季·拉黑子（拉黑子·達立夫）的門下，他見面開口第一句話就是跟拉黑子說：「不用給我錢，讓我學到東西就好！」因此，直到他入伍前，達給已從兩位師父身上學了鐵工、水電、建築、裝潢、造景等實用的技術，也學會了木雕與鐵雕。

### 遊於寫實與抽象間

2001 年退伍後，達給回到故鄉，從幫人作裝潢、造景開始經營起自己的事業，不過那時的他連設備都沒有，一切幾乎都是從零開始，所以每次接到案子後就必須到處借工具，累積了些資本後就去買工具，然後投入更為細緻的創作。達給於 2002 年開始參加工藝展、雕刻展、現場創作等聯展，並在 2004 年獲得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的優選，不過相較於木雕，達給更喜歡使用金屬媒材，一方面是不想讓人以為原住民只會作木雕，另一個較為現實的原因是，鐵材的成本較低，可塑性又高，即使作錯了亦可重新修正，也讓達給有更多實驗與表現的空間。

2005 年在臺南新光三越裡的《原藝重現—當代原住民藝術創作展》上，達給一口氣展出了五件作品，分別是〈記憶的開始〉、〈在那裡，路〉、〈下雨天〉、〈我有話要說〉、〈父親的背影〉，這幾件作品的靈感來自於他對返鄉經驗的追憶，抒情的意味濃厚。

在〈記憶的開始〉這件具有超現實意象的作品上，可以看到一雙非常寫實逼真的腳掌，向上則延伸為極簡形式的有機曲線，最後在頂端彎折為象徵部落文化的羽毛頭飾，從寫實到抽象形態間的轉化一氣呵成，整體造型流暢而富有韻律感。

〈在那裡，路〉的作品名稱則是來自於排灣族的語法，即是指「路在那裡」之意，這是達給有感於自己在年少時就離開部落到外地闖蕩，回鄉時已是物事俱非、認不得路的窘況，因此他以一個提燈找路的人，借喻當時的心境，作品的形象生動，並帶有古拙的韻味，增添了懷舊的情愫。

達給在回鄉的路上，正逢下雨，〈下雨天〉即來自他當時向路邊老者問路所衍生出的意象，製作上則主要是以廢棄零件焊接而成，別具巧趣。

在與部落老者的問答間，使達給關注到母語與其承載的文化正隨著老一輩的逝去而凋零，因為現在年輕的原住民已不太會使用母語，是故達給在〈我有話要說〉裡，以簡明的形式、大開大闢的雕工，刻劃一張著嘴巴的臉孔，置於豎立的木板上，表達他為傳統文化發聲的立意。

〈父親的背影〉則是達給對童年經驗的回憶，他想到跟父親一起狩獵時，從後面看到父親手上拿著長矛的樣子，在作品的處理上，可看到由鐵片焊成的不規則方形立柱，意喻著父親那堅實的身影，上有一隻持有長矛的手臂，彷彿在模糊的記憶中浮現出鮮明的印象。從這幾件作品中可以發現，達給善於混合寫實與抽象的元素，較少使用原住民的傳統紋飾，並特別偏好人物形體的表現。

達給作品〈在哪裡，路〉（尼誕·達給伐歷提供）



和大部份的原住民藝術家一樣，製作工藝品，是達給維持平時生計的方式之一，其中又以結合鐵雕技巧的咖啡杯架最具特色，不僅兼顧實用性，亦能充份發揮造型上的創意，如〈扁擔〉這件作品，可看到一個鐵雕人偶提著水壺、挑著放置杯盤的扁擔，貼切的從功能上表現出杯架的擬人化趣味；〈搖頭擺尾〉這件咖啡杯架，則是利用廢棄的機械零件改製而成，造形粗獷但彎曲的弧線卻自然不失優雅。

除了杯架，達給也設計燈具、火爐、煙灰缸、名片夾等生活用品，其實望著這些「小東西」，達給多少帶點無奈的說：「每天早上看到同樣又是這些東西，我都快瘋了！」畢竟工藝品免不了枯燥、重覆性高的手工程序，因此，達給最期待的還是接到公共藝術的案子，不僅收入多、挑戰性高，看著吊車置放自己的大型作品也讓他特別有成就感，因此達給積極的送件去參加評選。2005年獲得了高雄市原住民主題公園的競圖比賽第一名，無奈在行政單位上的作業問題，使得他遲遲無法動工，而今年（註：2007年）再次舉辦競圖比賽，他與雷恩等人組隊參加，又獲得了首選，但何時動工依然沒有著落，達給苦笑著說：「我以前都沒想過能和那些知名的前輩一起比賽，最後還脫穎而出，這已經是種肯定了！」

### 追憶歷史經驗，醞釀第一次個展

細看達給的作品，雖然怎麼看都具有很原住民藝術的風味，但實際上大多數的作品本身並沒有很明確的符號去指明說這是件「原住民藝術」或「排灣族藝術」，他自己也不在乎作品上必須具有文化辨識的標籤，「因為我就是原住民，怎麼做都是原住民的作品。」因此達給的作品多是從自身經驗出發，而他的經驗又與自身的文化緊密的融合在一起時，也就自然而然的作出「很原住民」的作品了。

達給覺得自己很慶幸，雖然很早就離開家鄉，但並沒有忘記母語，使得他能跟族裡的老一輩人家溝通，獲得許多寶貴的文化經驗，他更打算從追溯家族歷史開始，用藝術呈現出家族的故事。

原來，「達給伐歷」這姓氏在部族中，地位比頭目還崇高。因為，在傳說中，是「達給伐歷」的祖先撿到了陶壺裡的嬰兒，嬰兒後來成為了部落頭目，而他們家的地位自然也比頭目還高。雖然部落裡的傳統階級文化早已隨著現代化的腳步流失了，但達給覺得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歷史文化若不及早去紀錄，知道的人消失後，後世就再也無從得知自身與過去的聯繫了。

自達給在《原藝重現》（註：2005年）展出後，不少藝術家朋友都



達給作品〈拉力卡蜈蚣〉（尼誕·達給伐歷提供）



達給作品〈記憶的開始〉（尼誕·達給伐歷提供）



催促他趕快辦個展，達給也知道這對他而言，是創作生涯中重要的一個里程碑，不過他亦必須在顧及生計的情況下，一面製作工藝品，一面累積足夠份量的作品來展出。也因此，達給計劃在未來可以尋找到更大的廠房，然後找師傅、學徒來建立起較具規模的工作室，這不僅可以縮減製作工藝品所耗費的心力與工時，讓自己專注於純藝術的創作，也能讓部落裡的年輕人學到一技之長，傳承文化。不過對於總是窩在工作室裡敲敲打打的達給來說，現下最想作的，應該是可以好好鬆一口氣，跟幾個朋友到山上打打獵吧！